

华中科技大学57岁的宿舍管理员周凤琴，前些天在读书会上与学生们分享读书心得。力邀她参会的校长李培根说：“她不会去当学者、政治家、企业家，她为什么要读书？其实，她就是为了自己的成长，没有任何功利性，这也是我希望传达给学生的。”

“北大的学生可以做国家主席，可以做科学家，也可以卖猪肉。”北大老校长许智宏同样认为，并非所有的哈佛毕业生都当了科学家、政治家，“从事一些比较细微的工作，并不影响这个人有崇高的理想”……

然而直到今天，并非所有人都像老白鸡一样“卸去了身上这沉重的包袱”，甚至包括被拿来当教材的人自己。

2005年，周凤琴就给自己写好了墓志铭：“她是一个失败的人，但她努力过”。“我也算得一个名人，然而在名人之中，我只能算个丑角。”在《屠夫看世界》里，陆步轩也早已这样自嘲。他们用自己的方式，写下了一本本动人的人生通鉴，但更多的时候，这些与《乔布斯传》同样精彩的篇章，却很难得到同样的欣赏。

“成功”这两个字的高度，依然主要由帽子和票子这两把尺子来度量。

这样的背景下，请“屠夫”回母校交流，跟宿舍管理员一起读书，都反映了教育者不同寻常的努力。但也有人指出，等到临近大学毕业再来教学生们“转变观念”，还是有些晚了。类似的事情，中学，乃至小学，就应该开始。问题是，到哪里去寻找更有说服力的教材？在我们的身边，又有多少坐在路边鼓掌的人，过得真的自信幸福？



戏说project

○ 云无心

很多人都说中文是世界上最优美最精致的语言。当然我也自然而然地这么想，毕竟中文是我唯一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语言。至于别的语言是否精致是否优美，我当然不清楚，即便是学了很多年的英语，也不过就是能够问个路听些报告跟老板同事讨论一下工作而已。着急的时候脱口而出的肯定还是中文。所以，我想，别人是怎么得到中文最精致最优美的这个结论的我不知道，对我来说，仅仅是因为我是夜郎国里的一只青蛙，只知道自己掌握的那点东西而已。

不过，“project”这个词在中文里的意思，倒真是表现了中文的细致。我想找一个中文词来对应这个“project”，发现以我的水平还真是不够。有的事情我们称为“工程”，比如“安居工程”、“旧城改造工程”、“希望工程”等等；有的事情我们称为“计划”，比如说“西部大开发计划”、“人类基因组计划”等等；还有的东西我们称为项目，就小多了，比如把树砍了改种草是一个项目，研究一下臭豆腐放到多少天开始变臭也是一个项目；更小的，就是同学们做的作业了，比如写篇社会调查报告，或者总结一下网上无聊词汇的规律等等。在英语里，把这些事情一概叫做“project”，很多我们看来很无聊很简单的事情，比如说重新摆放办公室里的桌椅板凳报刊书籍，也会成为一个“project”。所以，在看到某个人的简历上写着主持过多少个“project”的时候，一定不要立刻肃然起敬，得先搞清楚那些“project”是“探索火星”或者“解析人类基因组”呢，还是收拾办公室或者实验室大扫除。

仔细想来，上面提到的这些对应于“project”的

中文词，似乎还表达着一些言外之意。说到“工程”，总是很宏大，而且能够产生一些漂亮惹眼的东西给大家看，比如说“安居工程”，总还是会建几栋房子，解决一些幸运儿的住房问题；“旧城改造工程”，通常会劳民伤财地弄出一些花哨的装饰，为领导平添几分政绩；即便是“希望工程”，还是可以找出不少命运被改变的美好的例子。而“计划”，往往就邪乎一些，经常听起来很美好，有个轰轰烈烈的开始，然后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，等到“计划”结束该检验成果的时候，社会差不多也忘了。如果计划成功了，自然会有那一堆“功臣”跳出来；如果失败了，当事的人们也就都心照不宣地和社会一起健忘起来；项目通常就是某个领导一拍脑袋，送给主持项目的人一个发财或建功的机会，不管做得怎么样，总可以找一堆人来鉴定得非常美好，比如说砍了树种上草视野就开阔多了，如何使豆腐放臭的研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，即使是完全没有阳性结果的东西还可以说“为某某东西在我国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”；至于作业，反正也不是当真的，大可以你抄我抄大家抄，不抄白不抄，抄了也白抄。中文的韵味，很多时候真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。

开始有一点理解美国人把什么事情都叫做“project”是在一门课上。那时候也打算去学校工作，而学校的工作总有一些教课的任务。因为我没有做过助教（帮老板带实验只能算客串，不能算教学经验），只好去上一些关于如何教书的课，以免面试的时候不知所云。有一次课讲如何引导学生做“project”，说教给学生的知识是要让他们用来解决问题的，而“project”的作用就是要让学生熟悉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整个过程。当时课上的人来自于各个专业，学术背景完全不同，讲课的老师给了一个大家都能

把握的例子让我们讨论如何引导学生完成。

那个“project”是“测量本教室里这个夏天的温度变化曲线”。当时跟其他的中国同学一样，第一个反应是“这也太简单了吧”，接着就是不知所措，“这怎么下手？也没有个明确的要求。”反倒是那些洋鬼子同学们，一个个说起来头头是道。最后老师总结，讲了整整一节课。首先，作任何“project”都有原因，学生要写出它的目的和意义。而意义就像公园里的垃圾，只要去找，总还是有的。其次，你总得定义教室里的温度是指哪一处的温度，门口的？讲台的？还是天花板上的？或者，各处平均的？还有，这个变化曲线的测量频率是多大？一天一次还是两天一次？几点钟测？这些东西都不是老师给的，而是要引导学生根据自己写的目的和意义来确定。第三，用什么手段来测？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测温装置，精密的粗糙的，昂贵的便宜的，复杂的方便的，也不是老师来确定，而是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测量要求和预算来选择。第四，一个小组里如何分工？第五，测量结果如何分析？第六，“project”的成果如何报告？还有第七，第八，第九……那时候我才明白，引导学生做课程“project”也还是需要下番功夫的。

中国同学都喜欢“高深”的东西，如果是探讨各种测温设备的技术原理、使用局限以及升级更新之类，我们一般都很擅长，经常搞得洋鬼子同学们至少在表面上一脸崇拜。这些“高深”的东西，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是必要的。但是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能够选择一个合适的温度计，会使用，也就够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如何从头到尾，解决一个问题。登月也罢，收拾办公室也罢，其中基本的思路 and 过程，并没有本质区别。或许，这也是把它们一概叫做“project”的原因。❷